

繪明史通俗演義圖

第三冊

繪明史通俗演義卷三

第二十一回 削藩封諸王得罪

戕使臣靖難興師

却說建文帝嗣位。詔令各地藩王毋須來京。於是諸王皆遣使朝賀。不復入覲。獨燕王

棣星夜南下。將至淮安。被兵部尚書齊泰聞知。稟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還國。燕王快

快北還。自是啟嫌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頭顱少偏。性又過柔。恐不能擔負重器。時以為

憂。一日。令他詠月。收束兩句。雖然隱落江湖裏。也有清光照九州。隱伏詩識太祖見了。頗為

不悅。後復令他屬對。出語云。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羶。太祖聞

言。面色頓變。是時燕王在側。獨上前奏對。乃是日照龍鱗萬點金七字。太祖不禁叫絕

道。好對語。恰是冠冕堂皇自是太祖愈愛燕王。不欲立建文為儲。偏學士劉三吾請立太孫。乃

勉徇所請。俗語說得好。棋無一著錯。為這一著。遂釀成骨肉相戕的禍。以致兵戈迭

起。殺運侵尋。迴應首回第一弊且隱為下文作引建文帝本是個仁慈寡斷的人物。但對他各地藩王。恰

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後。親信的侍臣。第一個便是齊泰。第二個乃是侍讀黃子澄。齊黃二人

實為首禍故特筆提出一夕。忽召子澄入內。與語道。先生可記得東角門談話麼。子澄應聲道。臣

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澄為太常侍卿。參領國事。原來建文帝為太孫時。嘗坐東角門。

語子澄道。諸叔各就藩封。擁兵自固。設有變端。如何對付。子澄答稱無妨。且舉漢平七

國的故例。作為證據。建文帝方纔歡慰。

建文不及景帝子澄寧欲作龍錯耶

至此回憶前言。乃復與子澄

語及。無非是令他輔翼。監制外藩的意思。既而戶部侍郎卓敬。密書上奏。略稱燕王智

慮過人。酷類先帝。現在鎮撫北平。地勢形勝。士馬精強。萬一有變。不易控制。應徙封南

昌。為是。建文帝覽畢。於次日召敬入殿。語敬道。燕王骨肉至親。應無他變。敬叩首道。陛

下豈不聞隋文楊廣的故事麼。父子至親。尚具逆謀。

不導建文以親親之誼反促其疑忌諸王未免悖謬建文帝

不待說畢。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細思。這語傳出外廷。頓時流言四起。都說新主有意削

藩。那時燕王先偵知消息。上書稱疾。他如周齊相代。岷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結。周王

櫛次子有慟。曾封汝南王。竟密告櫛不法事。

以子證父不得為直

辭連燕齊相三王。建文帝忙召

齊泰黃子澄。入內密議。齊泰道。諸王中惟燕最強。除了燕王。餘人可不討而服。黃子澄

插口道。齊尚書說錯了。欲要圖燕。先須翦他手足。周王係燕王母弟。今既密謀不軌。何

妨將他拏來。先行處罪。一足除周。二足懲燕。建文帝道。周燕相連。豈肯就捕。子澄道。陛

下不必過憂。臣自有計。建文帝大喜道。朕得先生。可無他憂了。凡事當盡委先生。

太過信了

子澄頓首謝命。偕齊泰出來。當下召曹國公李景隆。

即李文忠子

授他密計。令即前往。景隆

依計而行。出都時。率兵千人。揚言奉命防邊。道出汴梁。周王櫛聞着此信。毫不防備。那

知景隆到了開封。竟率兵襲入王宮。把周王櫛及妃嬪人等。統行拏下。押解至京。建文

帝見了周王。恰又憐憫起來。意欲放他回國。

是謂婦人之仁。

秦與子澄堅持不可。乃廢楠為庶

人。流竄蒙化。楠子皆別徙。未幾又召楠還京。錮禁獄中。越月餘。天象告警。榮感守心。四

川岳池教授程濟。夙通術數。上書言星應兵象。并在北方。來年必有戰禍。這書到京。建

文帝未免動疑。只面子上恰不便相信。只說是程濟妄言。飭四川長官拏解進京。濟入

都。由帝親訊。濟大呼道。陛下囚臣。明歲無兵。殺臣未遲。乃將濟下獄。都督府斷事高巍

痛心時政。獨剴切上書道。

昔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為聖子

神孫計。至遠也。然地大兵強。易致生亂。諸王又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法。

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

小。則無邪心。今盡師其意。勿施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令西北之子

弟諸王。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

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

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

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順服者哉。謹奏。

疏入不報。齊泰黃子澄等。承建文帝密旨。日思削燕。只因燕王棣地廣兵強。一時不便。

下手。燕王雖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無不聞知。一面佯稱疾篤。一面謀諸僧人道行。這道行係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廣孝。籍隸蘇州。出家為僧。法名道行。自稱得異人傳授。預知休咎。從前太祖封藩。多擇名僧為諸王師傅。此舉實令人不解道行得派入燕邸。一見燕王。

便說他當為天子。燕王大悅。待若上賓。所有謀議。均與道行熟商。道行又薦引兩人。一個姓袁名珙。善相術。一個姓金名忠。善卜易。珙入見燕王時。即趨前拜賀。燕王驚問何意。珙對道。殿下龍行虎步。日角插天。怕不是個太平天子麼。燕王道。近日廷臣屢議削藩。區區北平。尚恐難保。還有甚麼奢望。珙對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過四十。鬚必過臍。便登大寶。若有虛言。願挖雙目。燕王益喜。復令金忠卜筮。得爻大吉。因此有意發難。與三人朝夕聚謀。道行首倡練兵。為整備計。但恐有人洩漏消息。暗地裏穴通後苑。築室地下。圍繞重牆。密砌瓦缶。室內督造兵械。室外養了無數鵝鴨。令他鵝鴨齊鳴。擾亂聲浪。這種行動。除燕王左右外。沒人與聞。還道是神不知。鬼不覺。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為。這燕邸日夕儲兵。免不得有人發洩。一傳十。十傳百。鬧得南京城內。也統說燕王不臣。指日圖變。齊秦黃子澄兩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音聞。便去報知建文帝。建文帝忙問良策。黃子澄謂先發制人。不如討燕。齊秦獨以為未可。只請遣將戍開平。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密翦羽翼。然後觀釁討罪。兩人計議先後矛盾。已是不能成事。建文帝從齊秦言。

命工部侍郎張曷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謝貴張信掌北平都司事一面令都督宋忠

出屯開平調燕郊衛兵隸忠麾下但稱是防禦北寇掩耳盜鈴并遣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

徐凱練兵臨清嚴行戒備又飛召燕番騎指揮關童等馳還京師布置已定乃命修太

祖實錄追尊懿文太子為孝康帝廟號興宗母呂氏為皇太后冊妃馬氏為皇后子文

奎為皇太子封弟兄嬭為吳王允煙為衛王允熙為徐王免不得有一番忙碌又用侍

講方孝孺議更定官制內外官品勳階悉仿周禮更定且條訂禮制頒行天下方氏雖

人然未免迂腐看他正在整修內政的時候忽報湘王柏齊王榑代王桂等統蓄異圖

當由建文帝分道遣使發兵收印柏自焚宮室彎弓躍馬投火身亡榑建錮京師桂幽

禁大同均廢為庶人一波纔平一波又起西平侯沐晟又奏稱岷王榑行事不法得旨

照齊代例亦削職為民流徙漳州連削諸藩無隨飭刑部侍郎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

充采訪使分巡天下暴昭到了北平偵悉燕王陰謀飛使告密請即預防建文帝方在

躊躇忽報燕世子高熾高煦高燧因太祖小祥來京與祭當飭令傳入與帝相見彼此

問答除高煦有矜色外兩世子執禮甚恭建文帝稍覺心安至小祥祭畢齊泰擬留住

三人作為質信因此一時未行燕王正防這一著急遣人馳奏只說病危且死速遣三

子北歸明明建文帝復召齊黃二人示以奏牘齊泰仍主持原議不欲遣回黃子澄獨

明史通俗演義卷三第廿二回

啟奏道：不若遣歸。令他勿疑。乃傳旨令三子歸國。旨方下。忽有魏國公徐輝祖入見。輝祖係徐達子。達女為燕王妃。燕王三世子。皆達女所出。與輝祖有甥舅誼。至是輝祖入奏道：臣三甥中。唯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將叛父。他日必為後患。不如留住京中。免得胡行。建文帝默然不答。建文之病。便在於此。輝祖退出。帝復召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寧。都袒護高煦。保他無事。且云：王言不宜反汗。乃悉聽北去。高煦臨行。潛入輝祖廐中。盜了一匹名馬。加鞭疾馳。至輝祖察覺。遣人往追。已是不及。煦渡江而北。沿途亂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返見燕王。燕王也不及細問。惟滿臉堆着笑容。并語三子道：我父子重得相聚。真是天助我了。過了數日。忽有朝旨下來。嚴責高煦擅殺罪狀。燕王置諸不問。又越數日。燕官校于諒周鐸等。被張昺謝貴賺去。執送南京。燕王忙遣人探問。已而返報。兩人都被戮京師。害得燕王懊喪異常。嗟嘆不已。未幾。又奉旨切責。燕王遂佯狂披髮。走呼街頭。奪取市人酒食。語言顛倒。有時奄卧溝渠。竟日不起。勦他張昺謝貴聞王病狀。入邸問視。時方盛夏。紅日炎炎。燕邸內獨設着一爐熾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爐旁。還是瑟瑟亂抖。連呼天冷。張謝二人與他談話。他却東掇西扯。滿口荒唐。孫贖假瘋也。張謝信為真疾。辭別後。暗報朝廷。獨燕長史葛誠與張謝莫逆。密語張謝道：燕王詐疾。公等慎勿為欺。張謝尚似信非信。嗣燕王使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將鄧庸

拏住請帝親訊。具言燕王謀逆狀。乃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并密令謝貴、張易設法圖燕。使約長史葛誠及指揮盧振為內應。又以北平都指揮張信舊為燕王信任。命他掩執燕王。信受命不知所措。入內白母。母大驚道：「不可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豈汝一人所能擒他麼？」

張信之母豈亦知術數諸相卜耶

言未畢。京中密旨又到。催信趕緊行事。

信艱然道：「為甚麼性急至此？」乃往燕邸請見燕王。託疾固辭。三造三却。信却想了一計。

易了微服。乘着婦人車。徑入燕府。說有要事密稟。燕王乃召入。信見燕王卧着。拜倒牀

下。燕王仍戟指張口。作瘋癲狀。信頓首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儘可告臣。」燕王尚瞪目

道：「你說甚麼？」信又道：「臣有心歸服殿下。殿下恰故意瞞臣。」令臣不解。實告殿下。朝旨令

臣擒王。王果有疾。臣當執王解京。否則應早為計。無庸深諱。」

張信未免負主

言至此。猛見燕王

起牀下拜道：「恩張恩張。生我一家。全仗足下。」信答拜不迭。彼此扶掖而起。信遂將京中

密旨和盤說出。燕王立召僧道行等入內密議。適天大風雨。檐瓦飛墮。燕王有不悅色。

道行進言道：「這是上天示瑞。殿下何故不懌？」燕王謾罵道：「秃奴純是瞎說。」疾風暴雨。還

說是祥瑞麼？」道行笑道：「飛龍在天。那得不有風雨。檐瓦交墮。就是將易黃屋的預兆。為

什麼說是不祥？」燕王乃轉憂為喜。徐問道行：「如何措置？」道行道：「殿下左右。惟張王朱能

兩人最為可恃。請速召入。令他募集壯士。守衛府中。再圖良策。未遲。」燕王稱善。遂命張

王朱能依計行事。尋又與道衍等商定良策。方纔散會。越數日。朝使至北平。來逮燕府官屬。張易謝貴等。遂親督衛士。圍住燕府。迫令將官屬交出。朱能入報。燕王道。外兵甚

衆。我兵甚寡。奈何。

假話

朱能道。擒殺張易謝貴。餘何能為。燕王方道。教你募集壯士。共

得若干人。朱能道。已有八百人到此。燕王道。已夠用了。你與張玉分率四百人。潛伏兩

廡。待我誘入貴易。擲瓜為號。你等一齊殺出。便可除此二奸。朱能領命而去。燕王遂稱

疾愈。親御東殿。受官僚謁賀。退殿後。即遣使往語貴易道。朝廷遣使來收官屬。可悉依

所坐姓名。一一收逮。請兩公速來帶去。貴易聞言。尚遲疑未至。燕王復遣中官往催。只

說所逮官屬。已經縛住。請即收驗。遲恐有誤。貴易乃帶着衛士。徑詣府門。司閤阻住衛

士。但令貴易入內。貴易不便回身。只好令衛士在門外候着。自隨中官逕入。既到殿上。

見燕王曳杖出來。笑臉相迎。兩人謁見畢。便由燕王賜宴。酒過數巡。忽出瓜數盤。置于

席上。燕王語兩人道。適有新瓜進獻。願與卿等共嘗時味。貴易稱謝。燕王自進片瓜。忽

怒詈道。今編戶齊民。對着兄弟宗族。尚相賙恤。乃身為天子親屬。性命偏危在旦夕。天

下何事可為。亦何事不可為。

越武帝王家越不能顧恤
宗族燕王乃猶未知耶

言畢。擲瓜於地。瓜方墜下。蔞見

兩廡殺出伏兵。鼓噪而入。猝住貴易。并葛誠。盧振下殿。燕王擲杖起立道。我生什麼病。

我為奸臣所迫。以致於此。今已擒獲奸臣。不殺何待。遂命將貴易等四人。一律梟首。貴

曷被殺門外關着的衛兵盡行散逸連圍城將士也聞報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入市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壯士龐來興丁勝等麾衆出關格殺數人便即逃散彭二見不可支亦倉皇遁去燕王遂收逮葛誠盧振家族盡行處斬一面下令安民城中大定都督宋忠得着此耗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因膽怯不敢進攻退保懷來於是燕王誓師抗命削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自署官屬以張玉朱能邱福為都指揮僉事推李友直為布政司參議拜金忠為燕紀善秣馬厲兵揚旗擊鼓居然造起反來他恰自稱為靖難軍小子有詩咏道。

北平興甲似無名發難偏稱靖難兵如此強藩真跋扈晉陽書叛豈從輕畢竟燕王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

封建制度莫盛於周而東周之弱實自此致之厥後漢七國晉八王唐藩鎮元海都罵哇諸汗皆尾大不掉釀成禍亂明祖不察復循是轍未幾而即有靖難之師論者謂建文嗣祚道貴睦親乃聽齊泰黃子澄之言削奪諸藩激成燕王之變是其咎應屬建文說固似矣但大都耦國終為後患削亦反不削亦反誤在案驗未明屢興大獄周齊湘代岷諸王連日芟除豆煎金泣免死狐悲寧有智慮過人之燕王甘心就廢束手歸罪耶且所倚以謀燕者惟責之張昺謝貴張信諸人信既

反覆不忠。貴冑又未能定變。為燕所縛。如豚犬然。內乏廟謨。外無良弼。坐使靖難軍起。一發難收。是不能不為建文咎也。本回所叙。即為建文啟釁之源。福為禍倚。由來漸矣。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敗績潯沱河

燕王棣詐入大寧府

却說燕王棣誓師抗命。下諭將士。大旨以入清君側為名。招降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及同知李濬。陳恭等。一面遣使馳驛。賫奏朝廷。其辭云。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帝業。傳至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為磐石計。奸臣齊泰。黃子澄。包藏禍心。搆摺柏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奸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義。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為諸王先。言重言重而奸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楚交下。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派宋忠。謝貴。張島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闐於遠邇。圍守城府。視臣如寇讐。迨護衛人執貴。島。始知奸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翦附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

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書入。建文帝尚遲疑未決。

總是因循致誤

那燕王已出師通州。降指揮房勝。進陷薊州。擒殺都

督指揮馬宣。乘夜趨遵化。指揮蔣雲、鄭亨等。又皆開城迎降。復遣銳卒擊奪居庸關。守

將余瑱敗走懷來。時都督宋忠正在懷來駐紮。聞居庸關失守。忙率兵來援。并下令軍

中道。爾等家屬統在北平。現聞被燕兵屠戮。積屍盈途。快隨我前行。報讐洩恨。

激怒之計未始

不善但惜你許言耳

軍士聞了此言。個個怒目切齒。摩拳奮掌。爭向居庸關殺去。一到關前。遙見

燕軍前隊的旗幟。統係熟識。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問。都稱無恙。

當下惱動軍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聲。譁譟相率倒戈。宋忠列陣未定。不防這前軍譁

變。自相殘殺。正在腳忙手亂。那燕軍復乘勢殺來。眼見得人仰馬翻。不可收拾。當下全

軍大潰。都指揮孫泰本是一員驍將。也被流矢所中。戰死陣中。宋忠逃奔入城。門不及

閉。被燕軍一擁而入。四處搜殺。至廁間覓獲宋忠。并擒住余瑱。一律殺死。諸將校先後

受縛。共一百餘人。統因主將已亡。情願捐生。或自刎。或被殺懷來。遂陷山後諸州。皆震

動。開平龍門上谷雲中諸守將。望風降附。谷王穗鎮守宣府。也因地近懷來。恐遭兵禍。

竟棄了國土。逃奔南京去了。京中迭聞警耗。建文帝乃祭告太廟。削棘屬籍。廢為庶人。

詔示天下。特命宿將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尉寧忠為副。率師討燕。

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

暉、平安等分道並進。且從獄中放出程濟，推為翰林院編修，充作軍師，護諸將北行。一

面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臨行時，建文帝諭令將士道：「昔蕭繹舉兵入京，

常號令軍中，謂一門以內，自逞兵威，實屬不祥。今爾等將士與燕王對壘，亦須善體此

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湘東故事：何足取法。況湘東文寧未之聞乎。耿炳文等領命出師，共計三十萬

人。陸續至真定，當命徐凱率兵駐河間，潘忠率兵駐莫州，楊松率先鋒九千人駐雄縣。

約忠為應。燕王使張王往探虛實。王返報道：「炳文年老，潘楊有勇無謀，行軍安營，統乏

紀律，看來俱不足為。惟我軍欲南下，宜先取潘楊方可。」宿將凋零，久矣。只一炳文，亦老羸不勝任，誰為之

以此燕王稱善，即命移軍涿州，進屯桑叟。時值中秋，天高月朗。燕軍統渡過白溝河，直

薄雄縣城下。楊松毫不防備，乘着中秋佳節，大家宰牛飲酒，醉飽酣眠。不料時至夜半，

燕軍緣城而上，大刀闊斧，砍入城中。等到楊松驚起，慌忙迎敵，已是不及措手。霎時間

九千兵士，悉數戰歿。楊松亦死於亂軍之中。一班酒鬼，盡入冥途。燕王既得雄縣，便諭諸將道：「潘

忠近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我便好生擒他了。」妙算當下命千戶譚淵領兵千

餘，渡月漾橋，埋伏水中。俟潘忠兵過，據住橋梁，斷他歸路。譚淵受計去訖，燕王即麾兵

出城列陣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來，越過月漾橋，直趨雄縣。將到城下，望見前面統是

燕軍不禁心慌。一經交鋒，燕軍如生龍活虎，銳不可當。潘忠料不可支，只好且戰且行。回至橋邊，忽由水中跳出一人，大喝道：「譚淵在此，何不受縛？」潘忠尚未看清，已被譚淵手起鎗落，刺倒馬下。譚淵手下諸兵士，搶步出水，把潘忠擒去。潘軍腹背受敵，紛紛投水溺死。潘楊俱了燕王遂趨入莫州，休息三日，復會議進兵所向。張玉道：「何不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進攻，一鼓可下。」燕王依言，即向真定進發。途次獲得耿部下張保，由燕王好言撫慰，保自稱願降。燕王遂問耿軍情形。保答道：「耿軍共三十萬人，先到的有十三萬，分營潯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誠心歸降，我縱你歸去，只說是兵敗被執，竊馬逃歸，所有雄莫戰狀，及我兵直趨真定，統可直告炳文便了。」張保唯唯而去。諸將上前稟道：「大王直趨真定，本欲掩他不備，奈何遣保返告？」我亦燕王笑道：「諸將有所不知，前未知耿軍虛實，因欲襲他不備，今知他半營河南，半營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勝。何若令他知我行蹤，使他併南歸北，纔可一舉盡殲？」且使聞雄莫敗狀，挫損銳氣。這是兵法上所謂先聲後實呢。」諸將方齊稱妙計。燕王即帶着數騎，徑趨真定東門，擒住耿軍二人，訊問耿軍情狀。果將南兵盡移北岸，隨即遣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繞出城西南，連破耿軍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等率軍奮擊，兩下裏喊殺連天，爭個你死我活，不防燕王復親率鐵騎，沿城夾攻，橫貫南陣。耿軍大亂，炳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

敢死士後追至滹沱河。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中。炳文軍士已經重創。無心戀戰。相率披靡。一時踐踏死的。不計其數。棄甲投降的。又有三千餘人。副將李堅寧忠。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等。統被擒去。炳文逃入真定。閉門固守。燕軍攻城三日不能下。引還北平去了。建文帝聞炳文戰敗。很是懊惱。便召問齊泰黃子澄道。炳文老將。尚且摧鋒。為之奈何。子澄道。勝敗兵家常事。不足深慮。臣思曹國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命代炳文。齊泰道。景隆能文不能武。斷不可用。建文不聽。即拜景隆為大將軍。賜通天犀帶。親餞江潯。行推轂禮。景隆赴軍。耿炳文卸任自歸。監察御史韓郁以出師無功。獨憤然上疏道。

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於是周王既廢。湘王自焚。齊代相繼被推。為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實則朝廷激之變也。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隔之不斷。疏者屬之不堅。此言深有至理。伏願陛下鑒察。興滅繼絕。釋齊代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篤親親之誼。不

勝幸甚。是亦迂腐之談

建文帝得了此奏。置諸高閣。只催命景隆進兵。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將卒。并調諸路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王聞報。喜諭諸將道。從前漢高祖用兵如神。還只能將兵十萬。景隆豎子。有甚麼才能。乃給他五十萬衆。這正是自取敗亡呢。言未已。有探馬報說。明將吳高耿。臧揚文等。進軍永平。燕王投袂遽起。即欲麾軍往援。諸將入請道。大王出援永平。倘景隆乘虛來襲。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隆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誘他前來。先破吳高。後破景隆。統在此舉。當下令世子高熾居守。並戒他堅守勿戰。自率軍徑詣永平。吳高本來膽小。忽聞燕軍大至。竟棄了輜重。退保山海關。燕軍從後追去。斬首數千級。景隆聞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薄北平城下。築壘九門。燕世子高熾督師固守。連婦女也令登陴。亂擲瓦礫。景隆軍令不嚴。竟爾驟退。瓦礫猶能退軍。況天石高熾又夜遣勇士。絕城劫營。營中自相驚擾。竟退到十里以外。方敢駐足。獨有都督瞿能。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騎千餘。直攻張掖門。勢且登城。偏景隆因他擅出。滿懷猜忌。勒令緩攻。既不知兵。又懷私意。不敗何待。守兵連夜用水沃城。翌晨結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兩軍相持不下。這時候。燕王已移師東北。潛襲大寧。原來大寧屬寧王權鎮守。東控遼左。西接宣府。所屬朵顏三衛騎兵。都驍勇善戰。燕軍發難。明廷恐寧王與合。召還京師。寧王抗不受。

命。坐削護衛。燕王乘隙貽書。并潛師隨後。諸將以大寧無患。北平垂危。請燕王熟權緩

急。還救北平。燕王道。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數日可達。聞大寧城內。只有老弱。居守所

有將士。均派往松亭關。我能襲取大寧。撫綏將士家屬。松亭關自不戰而降。若北平深

溝高壘。縱有雄師百萬。一時也難攻取。待我取了大寧。還援北平。尚是未遲。陸績叙來

妙遂從間道登山。馳抵大寧城下。暗令健卒四伏。自己單騎入城。一見寧王。握手大慟。

只說建文負我。現在北平被圍。旦夕且下。求吾弟設法救我。替我表謝請赦。真做得像

此時亦有孤死之悲寧王也相對歔歔。備加慰藉。一面代草表章。情詞娓娓。請貸燕王

一死。表發後。設宴相待。笑語殷勤。接連數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與三衛部長互

相聯絡。燕王方託故告辭。寧王送出郊外。置酒餞行。第一杯遞與燕王。一飲而盡。第二

杯復遞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將杯擲地道。伏兵何在。人情反覆。一至此熱是可嘆言甫畢。一聲呼噪。

燕軍盡至。竟擁了寧王南行。三衛獍騎袖手旁觀。大寧都指揮朱鑑。上前爭奪。竟被燕

軍殺死。燕王又麾兵入城。揭示安民。只把寧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寶貨。一擁而出。馳至

松亭關。關上將士。已接家屬通報。有心歸燕。統在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隨驅

着大寧降衆。還向北平。至會州。簡閱將士。設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

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忠將後軍。每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降衆。分隸各軍。